晚清上海租界外侨音乐活动述略之二(1843～1911)

——寓沪外侨乐人、业余音乐组织及其演出活动[①]

宫宏宇

内容提要：文章聚焦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寓沪外侨业余、专业乐人、业余音乐组织及其音乐会演出活动，兼及西人在上海所演奏、演唱的曲目。所涵盖的时段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

关键词：上海；租界；外侨；乐人；乐社；音乐活动；音乐会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6)01－0087－15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时，上海有登记注册的外国人仅26人，[②]1846年，在沪西人为120人，[③]到1865年时增至2757人，1900年更增至7396人。在人口组成上，1910年以前，以欧美人为主，欧美人中又以男性英人为众。[④]开埠之初抵上海的西人绝大多数为掘金而来，生活枯燥，业余生活除了赛马等少数的娱乐活动之外，只有通过演剧或参加音乐活动来缓解乡思。早在1852年初，当上海西人总数只有不到300人时，[⑤]寓沪的一群外侨音乐爱好者就于1月26日将英国作曲家约翰·蓝珀(John F. Lampe, 1703～1751)谱曲的三幕滑稽轻歌剧《万特里之龙》(*The Dragon of Wantley*)[⑥](1737年5月10日在伦敦首演)搬上了上海"皇家剧院"的舞台。幕间休息时，还有西人即兴献上"爱尔兰歌曲一首"，博得了在场观众的喝彩。当晚担任伴奏的小型乐队虽然是临时组合，但演奏效果却令在场的听众"极为满意"。[⑦]同年2月23日"皇家剧院"又有一位"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年轻女士举办钢琴独奏会。[⑧]1854年3月25日《北华捷报》的乐评也提到3月22日晚上有寓沪音乐家的"出色"表演，并特别提到其中的一位的器乐演奏"璀璨夺目"。[⑨]

至迟到1861年，寓沪西人已不满足于零星的音乐表演，已有西人读者致信《北华捷报》表达成立声乐或器乐协会的愿望。[⑩]最晚至1860年代末，上海租界内已有由欧洲音乐家组成的定期活动的业余音乐组织。1864年，寓居上海的外侨首先成立了爱乐协会(The Philharmonic Society)，[⑪]喜爱音乐的西侨只需每年付五两银子的年费，就可聆听该协会定期提供的声乐及器乐音乐会。[⑫]

在上海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会及所属的学校也有各自的音乐组织，如在1860年，1850年代就自己动手制作管风琴的天主教蓝廷玉(François Ravary, 1823～1891)神父[⑬]就已"根据人们的爱好办了一个乐队，从法国运来了铜

收稿日期：2015－06－18

作者简介：宫宏宇(1963～　)，男，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兼职教授，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高级讲师。

鼓、喇叭等乐器"。[14] 1866年,时任洋泾浜圣若瑟堂院长的耶稣会传教士苏念澄神父(Hippolytus Basuiau, 1824~1886)也曾"召集租界内的欧洲音乐家组成'则济利亚会'(Société Cécilienne),在大瞻礼日出色地演唱了名家名曲"。[15] 1871年10月,法国男爵于布内(M. Le Baron de Hübner, 1811~1892)造访徐家汇时,徐汇公学的学生(见下图)已可为他演奏海顿的交响乐作品。[16] 位于洋泾浜的为西洋女子办的"圣若瑟院"也常用音乐会、讲演会的方式来进行募捐。[17] 1882年3月23日晚在圣若瑟院举办的音乐娱乐会上,贝多芬1799年创作的《c小调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作品13)就是其中的节目之一。[18] 1888年6月在圣若瑟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德·卢卡(Miss de Luca)弹奏的贝多芬《E大调第18号钢琴奏鸣曲》(作品31)的部分乐章得到了《北华捷报》的乐评人充分的肯定。[19]



(照片来源:薛理勇编著《上海旧影:老学堂》,上海美术出版社,1999,第26页。)

在上海的商人中也有热心音乐之人,1864年就在上海开办的正广和洋行任大班的鲍夫·艾伦(R. Baugh Allen)就是个有名的音乐爱好者,他不仅经常参加上海西人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tic Club, 简称A. D. C)的演出活动,[20] 据说还是上海室内乐协会(The Chamber Music Society)的发起人之一。[21] 到19世纪80年代初,更有寓沪西侨公开提议组建合适的乐队,并要求有职业指挥家和经过正规训练的乐手。[22]

一、早期寓居上海的外侨业余乐人

早期驻沪西人中不乏音乐爱好者,也不缺音乐人才,特别是传教士及外交使节中,懂音乐且会演奏乐器的人才随处可见。早在上海开埠后不到5年的1847年秋,改良派思想家、政论家、报人王韬(1828~1897)在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家中做客时,麦氏的两个女儿就曾为之演奏西洋乐曲,并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韬多年后在其《漫游随录》(1887年首刊)中,还曾谈到他初次听西洋乐曲的感觉:"抗坠抑扬,咸中音节,虽曰异方之乐,殊令人之意也消。"[23] 1859年,王韬在他的日记中还记有他与友人祝安甫去美国邻居家听"秦娘"鼓琴一事。[24]

传教士外,寓沪的外国使节中也不乏懂音乐且挚爱音乐之人。如1865年至1867年来过中国,后来成为著名风景画家的法国人亨利·絮贝尔(Henri Zuber, 1844~1909)就数次提到自己在荷兰驻上海总领事的沙龙里欣赏欧洲古典音乐的情景。他在1866年12

月18日的日记中,时为海军中尉的絮贝尔就提到荷兰总领事哥老司(Kroes)的夫人(Adeline Johanna Maria Carolina Heukensveld-Slaghek, 1827~1876)不仅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⑳]她还热心召集在沪爱好音乐的西人在她的官邸定期演奏室内乐作品。"上海那些稀世之才都聚集在他的沙龙里,这样,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爱好者在这里就可以饱享耳福了。"[㉑]在1867年3月15日的通信中,絮贝尔还提到了哥老司夫人"主持一个小小的团体",并具体地提到"这个团体的成员有勒穆查先生(Remusat)、克诺普先生(Knop)和博维先生(Beauvais)等人,他们分别演奏长笛、小提琴和大提琴,与哥老司夫人弹钢琴相搭配"。更有意思的是,絮贝尔还提到了他们所热衷演奏的是西方正统的古典音乐作品"未来派音乐几乎是被这个小团体排除在外的,他们很明智地决定只搞古典艺术。"[㉒]在1867年9月6日的通信中,絮贝尔写道他临离开上海时去向哥老司一家告别的心情,其中特别提到德国古典音乐对其思乡之情的缓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多亏这一家人热情而坦诚的殷勤招待,我得以一面倾听演奏贝多芬和门德尔松的作品,一面向往着祖国。"[㉓]

英国驻沪领事馆也不乏音乐人才,副领事官伯索德·乔治·图尔斯(Berthold George Tours, 1871~1944)就是一例。[㉔]擅长键盘乐器并会唱歌的图氏,除政务外,还义务为上海圣三一教堂弹奏管风琴,[㉕]此外,他和他的太太还经常参加租界的各种演出活动。如1904年3月在上海联合教堂举办的题为"阿瑟·萨立文爵士的生平及作品"的演讲时,图尔斯不仅演唱选自吉尔伯特和萨立文合作的轻喜歌剧《爱奥兰茜》(*Iolanthe*)和《有限的乌托邦》(*Utopia Limited*)的两首独唱曲,还和一名为罗杰斯的小姐(Miss Rogers)一起演唱了《耐心》(*Patience*)中的二重唱。[㉖]1907年3月,在镇江英国教会举行的接受教友捐赠的一台美国产的管风琴的仪式上,图尔斯专门举办了一场包括乔治·斯马特(George T. Smart, 1776~1876)、约翰·萨洛蒙(Johann P. Salome, 1747~1815)、门德尔松管风琴作品在内的管风琴演奏会以示庆贺。[㉗]

1904年到1924年担任丹麦驻上海总领事的彼得·乐斯劳(Peter Theodor Raaschou, 1862~1924)在音乐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小提琴拉得很好。[㉘]在1904年12月7日寓沪德国乐人计划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刚刚抵达上海不久的他就答应演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的行板乐章。[㉙]在1905年2月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乐斯劳演奏了比利时小提琴家、作曲家贝里奥(Charles A. De Beriot, 1802~1870)的小提琴幻想曲《芭蕾场景》(*Airs de Ballet*),他还和其他两名乐手一起演奏了根据古诺《圣母颂》改编的人声、小提琴、钢琴三重奏,并因此得到了《北华捷报》乐评家的好评。[㉚]乐斯劳也是上海爱乐协会的骨干分子之一,除参加该协会的演出外,还参与协会委员会的组织工作。[㉛]

1881年3月考入大清海关的比利时人阿理嗣(Julius A. van Aalst, 1858~1914)在音乐上更是有专长。他毕业于音乐学院长笛专业,会弹钢琴也会吹双簧管。[㉜]阿理嗣不仅是继钱德明(J. J. M. Amoit, 1718~1793)之后最早出版专书《中国音乐》的西人,[㉝]他在上海海关任职期间,也曾多次参加上海西侨的音乐活动,而且还在各类音乐会上独奏过。早在1888年11月22日,他就在上海文学与辩论社举办的音乐会上演奏了奥地利长笛演奏家、指挥家、作曲家多普勒(Albert Franz Doppler, 1821~1883)著名的《匈牙利田园幻想曲》(*Fantaisie Pastorale Hongroise*),还和上海的乐人包灵(Bowring)一起,演奏了有奠定现代长笛与众多木管乐器键盘形式之功的德国长笛演奏家伯姆(Theobald Böhm, 1794~1881)的G大调长笛与钢琴二重奏曲《阿尔

卑斯山回忆》(*Souvenir des Alpes*, Op. 31, No. 5)。[39]之后他又多次参加上海爱乐协会1891~1892年度的音乐季的活动。[40]在1892年1月14日晚上海文学与辩论社举办的音乐会上,他的长笛独奏被特别提及,[41]在1895年5月兰心大剧院举办的一场音乐会上,阿里嗣演奏了根据意大利作曲家盖斯塔尔顿(Stanislao L. Gastaldon, 1861~1939)声乐作品《被禁止的音乐》(*Musica Probita*, Op. 5)改编的长笛独奏曲。[42]

二、早期寓居上海的外侨专业乐人

(一) 让·雷慕萨(Jean Remusat)与上海1870年代音乐会生活的兴盛

早期寓沪的西人中也不乏专业乐人,以上絮贝尔通讯中提到的勒穆查就是一例。勒穆查就是后来成为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第一任指挥的法国长笛演奏家让·雷慕萨(Jean Remusat, 1815~1880)。[43]对熟悉上海工部局乐队早期历史的人来说,雷慕萨这个名字不应陌生。对上海音乐发展有开拓之功的雷慕萨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到来的专业音乐家之一。据韩国鐄先生考证,雷慕萨1815年5月11日生于法国西南的港口城市波尔都(Bordeaux),15岁时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长笛。在抵达上海之前,他已是赫赫有名的长笛手。[44]他先是在伦敦皇家剧院乐团的长笛首席,该剧院关门后转任巴黎抒情剧院乐队的长笛首席。据最近刚出版的一部关于柏辽兹的专著称,雷氏与柏辽兹私交甚笃,1852年6月柏辽兹甚至曾为他申请布鲁塞尔音乐学院长笛教授一职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45]雷慕萨虽是以吹长笛为业,但他也是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曾有长笛练习曲和钢琴作品出版。[46]他根据威尔第歌剧《茶花女》咏叹调改编的长笛曲《茶花女随想曲》(*La Traviata Caprice*)以及他和勒杜克(Alphonse Leduc, 1804~1868)根据罗西尼歌剧《灰姑娘》改编的《罗西尼优雅主题幻想曲》(*Fantaisie élégante sur un thème de Rossini*)(也称《灰姑娘主题幻想曲》)至今仍常被出版、录音并由长笛名家在音乐会上演奏。[47]





资料来源:Jean Remusat, *Illustrations musicales*: *No. 5*: *La Gazza Ladra – Petite Fantaisie*, Paris: Alphonse Ledue, n. d. (ca. 1862).

关于雷慕萨到上海的具体时间,后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1864年抵沪,[48]有的

(如《北华捷报》)则说他是“1865年与第一个访问租界的外国歌剧团一起来上海的”。[49]但都公认“上海爱乐协会”和“管乐协会”就是他于1866年底或1867年初发起的。[50]法国学者居伊·布罗索莱(Guy Brossollet)在其1999年出版的《上海的法国人(1849~1946)》一书中,还提到雷慕萨于1869年1月“在法租界成功地组建了一支交响乐团”。[51]他所指的应该就是“上海爱乐协会”。由于有了专业音乐家的指导,上海西侨界的音乐生活有了极大的改观。“上海爱乐协会”虽是个业余组织,但雷慕萨对这个组织却抱有不小的希望。“雷慕萨的计划是在凉爽的季节尽可能每月都组织一场音乐会”。[52]在他的指导下,“上海爱乐协会”的演奏水平提高得很快,1874年1月27日,上海租界新建后的兰心大剧院首次启用时,上海的业余音乐爱好者们已经可以在他的指挥下演奏世界名曲,如门德尔松《阿萨利尔》(*Athalie*)中的进行曲、布瓦尔迪厄(Francois Adrien Boieldieu, 1775~1834)《巴黎的让》(*Jean de Paris*)中的前奏曲、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等。[53]据《北华捷报》1874年2月12日的长篇乐评,“上海爱乐协会”在19世纪70年代还上演过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并因此而深受好评。[54]1878年工部局公共乐队成立后,雷慕萨于1879年元月被任命为首任指挥,并信心勃勃到香港和马尼拉招募乐人。[55]同年2月他带领管乐队为爱美剧社演出的喜剧演奏了序曲及幕间曲。[56]3月27日又演奏了歌剧选曲,如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 1799~1848)的《鲁克蕾莎·波吉亚》(*Lucrezia Borgia*)和法国作曲家勒科克(Alexandre Charles Lecocq, 1832~1918)的《昂格夫人的女儿》(*La fille de Madame Angot*)的选曲。[57]

除了指挥外,作为长笛演奏家的雷慕萨也时常与在沪的专业乐人一起举办音乐会。早在1866年,《北华捷报》和澳门的报纸就刊登有他在上海和澳门开音乐会的报道。[58]之后,他又和下文将要提到的英国人芬顿(G. B. Fentum)、荷兰人伊伯格(J. C. H. Iburg)及到上海巡演的乐人一起开过多次独奏、合奏音乐会。[59]雷慕萨和他歌唱家的女儿也举办音乐会。雷小姐演唱的罗西尼清唱剧《圣母悼歌》(*Stabat Mater*)中的二重唱、雷慕萨的长笛独奏都给上海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

除了利用上海的西人资源外,雷慕萨还善于利用到上海来访的各国军舰上的乐队来举办音乐会。如在1873年6月他就与在长江巡弋的美国旗舰哈特福德(U. S. S Hartford)号的数名军乐手合作,举办了一场管弦乐和声乐音乐会。成功地演奏了丹尼尔·奥柏(Daniel Auber, 1782~1871)的《玛莎妮雅洛序曲》(*Masaniello Overture*)、温琴佐·贝里尼(Vincenzo Bellini, 1801~1835)的歌剧《梦游女》(*La Sonnambula*)选曲、亨利·法莫(Henry Farmer, 1819~1891)的《步枪加洛普》(*The Rifle Galop*)等。[61]

雷慕萨也很热衷于音乐的普及活动,如早在1873年3月英人爱美剧社在协和俱乐部演出时,雷氏指挥的业余管弦乐队就担任起了伴奏的任务。《北华捷报》乐评人不仅对当晚的音乐大加赞赏,还特别提到雷氏所选择的曲目“极其恰当”。[62]雷穆萨指挥的“上海爱乐协会”也时常为英侨爱美剧社的演剧活动提供伴奏。如在爱美剧社1878年2月26日在兰心大剧院第58场的演出中,雷慕萨指挥的乐队就演奏了法国作曲家马雅尔(Louis-Aimé Maillart, 1817~1871)的喜歌剧《维拉尔之龙》(*Les dragons des Villars*)和德国作曲家迈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胡戈诺教徒》(*Les Huguenots*)等剧的选曲。[63]在爱美剧社第59场的演出中,雷穆萨指挥的“上海爱乐协会”又“技艺娴熟”地演奏了奥地利作曲家苏佩(Franz von Suppé, 1819~1895)《诗人和农夫》序曲、德籍法国作

曲家奥芬巴赫歌剧《佩里肖勒》(*La Périchole*)的方阵舞曲、弗洛托(Friedrich von Flotow, 1812~1883)《玛尔塔》(*Martha*)选段等。[64]

由于雷慕萨的领导才能和活动能力，上海万国商团乐队(Shanghai Volunteer Band)在1874 年 9 月 26 日举行的会议上推举他担任乐队队长。在 1878 年 5 月 16 日举行的"上海器乐协会"(The Shanghai Instrumental Soci-ety)年会上，他也被选为该协会的四个组委会成员之一。[65]但他在答应担任上海万国商团乐队队长时就指出，为了让乐队办得更好，有必要任命一两位专业乐手，并决定每周排练一次。[66]对"上海器乐协会"的工作，他也尽力扶持。1878 年 5 月，他甚至将自己的一个房间让给"上海器乐协会"会员在排练时使用。[67]在雷慕萨领导下，"上海器乐协会"在 19 世纪 70 年代常常举办演出活动，如在 1874 年 5 月举办的一场管乐音乐会中，他们成功地演奏了匈牙利作曲家贡格尔(Joseph Gungl, 1810~1889)的华尔兹舞曲、法国作曲家奥柏的《皇冠上的钻石》序曲等。[68]在 1877 年 5 月举办的第三届年度花卉展上，雷慕萨和他的"上海器乐团"一连两天都在午间奏乐，所奏的曲目除了贡格尔的华尔兹、波尔卡等舞曲外，还演奏了库特(Charles Coote, 1831~1916)的方阵舞曲(Quadrille)，戈佛雷(Daniel Godfrey, 1831~1903)的华尔兹和加洛普(Galop)等舞曲。此外，他们还演奏了包括亚当姆(Adolphe Adam, 1803~1856)《我若我王》(*Si J'etais Roi*)序曲、唐尼采蒂(Gaetano Donizetti, 1799~1848)《鲁克蕾莎·波吉亚》(*Lucrezia Borgia*)选曲在内的歌剧作品。[69]

雷慕萨的专业技能以及他超强的组织活动能力使他进入了上海工部局当权者的眼帘，工部局接手公共乐队后，雷慕萨顺理成章地于 1879 年元月被任命为该乐队首任专业指挥。可惜雷慕萨任工部局公共乐队指挥一职后，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就因痢疾于 1880 年 9 月 1 日猝死于上海南京路的私人寓所。[70]

（二）上海圣三一大教堂的历任管风琴师与上海租界音乐生活

除法国人雷慕萨外，19 世纪下半叶活跃在上海的西人专业音乐家还有来自英国的管风琴家芬顿(G. B. Fentum)、凯洛浦藤(F. L. Crompton)、和德(A. G. Ward)、哈瑞(R. B. Hurry)等。早期寓沪的专业乐人就业的机会很少。除了在工部局乐队任职或教私人学生外，只有有限的几个教会可以提供从事专业的机会。19 世纪中叶上海的外侨教堂已配置大管风琴，[71]如始建于 1847 年的上海基督教圣三一大教堂（见下图）就至少为以上善弹管风琴的英国乐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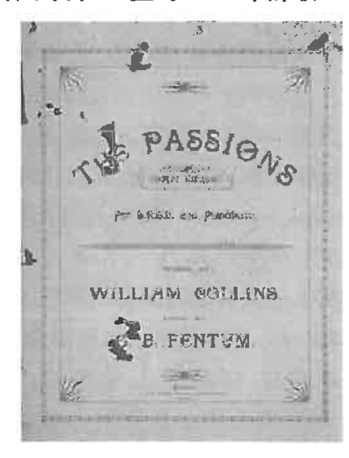


乔治·芬顿(G. B. Fentum)是上海圣三一堂首任专业的管风琴师，1872 年 7 月从新加坡抵达上海。芬氏虽以弹管风琴为业，但他与早期在上海的大部分乐人一样，似乎是个音乐上的多面手。弹钢琴、为钢琴调音、指挥甚至作曲，样样都会。1891 年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出版过声乐作品（见后图）至今仍存世。[73]在来沪之前，芬顿曾于 1865 年被任命为新加坡圣安德鲁大教堂管风琴师，[74]并担任该教堂唱诗班的指挥。他在新加坡似乎还以

教授声乐，也以调琴、修理并销售乐器为业。1865年8月、11月的新加坡《海峡时报》和其他报纸就多次登载过他的广告。[75]芬顿在新加坡时就很活跃，除组织和参加教堂的音乐活动外，他还是新加坡业余音乐协会(The Singapore Amateur Musical Society)的骨干之一，[76]有时也举办管风琴和钢琴音乐会，对非宗教音乐也有涉猎。如在1868年5月2日，他就在新加坡市政厅举办过“古典和非宗教性的音乐会”。[77]他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门德尔松的《D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Op. 40)、唐尼采蒂歌剧《爱的甘醇》改编的钢琴二重奏曲、塔尔伯格(Sigismund Thalberg, 1812~1871)的《迈耶贝尔胡格诺教徒主题幻想曲》(Op. 20)(*Fantasy on Meyerbeer's Les Huguenots*)等受到新加坡报纸的一致好评。[78]

芬顿自1872年7月抵沪后，就一直担任上海圣三一教堂的管风琴师。但他在教堂的职位并不影响他在上海外侨间的演艺活动，他的管风琴和钢琴技艺给上海的信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直到20世纪初“许多居民仍旧保留着畅朗的回忆对于他的奇异地、准确地奏出庄严之曲”。[79]和他在新加坡一样，除了教堂日常的宗教歌咏活动外，芬顿也经常参加寓沪西侨的音乐会、各种协会庆典及其他演出活动。他还与其他驻沪专业音乐家，如雷慕萨、小提琴家伊伯格等一起定期开室内音乐会，协助基督教会所属学校的演出，为在上海的各国业余剧社演剧配乐，为来沪巡演的西方歌剧团体弹伴奏等。[80]他自己也常常在租界的音乐厅为寓沪西侨举办管风琴音乐会。《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就常常提到他的管风琴演奏会。[81]

芬顿在上海的这种音乐活动一直持续到1886年7月他离开上海移居澳大利亚为止。在上海他工作了整整14年，是雷慕萨死后寓沪音乐界最活跃的专业人士之一。1886年7月他辞去圣三一堂管风琴师一职时，曾有读者致信《北华捷报》呼吁寓沪外侨挽留他。[82]顺便提一下，芬顿移居澳大利亚后仍很活跃，墨尔本最早的报纸《百眼巨人》曾有过他1890年代在墨尔本等地举办过管风琴音乐会的报道。[83]据1954年出版的澳大利亚官方的《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百年史》报道，芬顿1892年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爱乐乐团管风琴师，一直到1913年辞职。[84]



芬顿离去后一两年内上海圣三一堂没有专门的管风琴师，圣三一教堂的奏乐活动由当时任上海西童公学的校长乔治·兰宁(George Lanning, 1852~1920)暂时代理。[85]与芬顿不同，兰宁的主要工作与音乐没有直接关系。他1875年至1889年任上海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总教习，1889~1907任上海西童书院(Public School)院长。除教育活动外，兰宁还以著述多闻名，最著名的是《上海志》(两卷，未完成，后由传教士库寿龄续编)、《闲话中国鸟兽》和《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等书。[86]但作为业余乐人的兰宁对上海合唱音乐的发展有贡献，189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50年盛大庆典时，在台上演唱“禧年纪念曲”的儿童唱诗团就是兰宁负责培训的。[87]

英国人凯洛浦藤(F. L. Crompton)是芬顿的继任，从1880年代末到1904年，在上海圣三一教堂“任管风琴师一职逾十五年”。[88]

凯洛浦藤在任职期间,以极力维持英国教会音乐——特别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传统为荣,用他自己的话说:“上海圣三一大堂的礼拜仪式尽可能遵循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模式,圣歌和祈祷用的也是圣保罗大教堂使用的赞美诗唱本和圣保罗大教堂祷告诗篇”。他甚至自豪地提到,在他的指挥下,大教堂的唱诗班与管弦乐队和管风琴一起成功地将“清唱剧、康塔塔”等在圣三一教堂内演唱过。除了基督教圣咏音乐外,圣三一教堂的合唱队也为西侨演出通俗的轻歌剧选曲。特别是当时流行的英国的轻歌剧选曲。他们演唱的英国作曲家、指挥家、管风琴家阿瑟·萨利文(Arthur Sullivan, 1842~1900)的合唱作品《E调感恩赞》(*Te Deum in E flat*)曾使在场聆听的上海义勇队队员感动不已。[89]与他的前任芬顿一样,凯洛浦藤不仅善弹管风琴、训练教堂唱诗班、指挥合唱,也作曲。1893年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仪式上“由约两百名儿童唱的‘禧年纪念曲’”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90]他创作的赞美诗合唱曲在他离开上海后仍有人传唱。[91]

凯洛浦藤在上海期间也创造过一些小型器乐曲,据《北华捷报》的乐评人报道,凯洛浦藤创作的短小钢琴作品透视出“很明显的肖邦的风格”。[92]凯洛浦藤自1889年开始,也常为寓沪西侨举办管风琴音乐会,他演奏的曲目不仅多样,也已含有很专业的古典和浪漫曲目,如在1889年5月举办的他个人的第二场管风琴音乐会上,他演奏的作品巴赫的《D小调前奏曲与赋格》、法国管风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大·吉尔芒(Alexandre Guilmalit, 1837~1911)的管风琴奏鸣曲选段《田园》(*Cantilène Pastorale*)、比利时管风琴家作曲家勒孟(Jacques-Nicolas Lemmens, 1823~1881)的《胜利进行曲》(*Triumphant March*)、(*Sonate Pascale*)、门德尔松的声乐改编曲等。[93]在1893年6月的音乐会上他弹奏了门德尔松的管风琴奏鸣曲第五号、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等。[94]从1889年到1899年的10年间,他还公开举办过其他类型的音乐会。值得注意的是,是他将19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叙事歌音乐会”(Ballad Concert)这种音乐会形式引进到上海来的。[95]从1889年开始一直到1899年,他本人在上海就至少举办过六场“叙事歌音乐会”。[96]

从《北华捷报》关于他1889年11月22日在兰心大剧院举办的另一次音乐会演出的报道可以看出,凯洛浦藤不但是个专业的管风琴家,也是训练有素的钢琴家。他当晚演奏的作品就包括肖邦的难度非常大的《A大调叙事曲》(Op. 47)和法国小提琴家、浪漫风格作曲家本杰明·高达德(Benjamin Godard, 1849~1895)的《玛祖卡舞曲》(Op. 54)。[97]他的妻子似乎也是个受过训练的声乐家。但不知为何,她迟至1899年3月才第一次在凯洛浦藤组织的“叙事音乐会”上登场献艺。《北华捷报》评论说她“有一副非常令人心怡的歌喉,运用自如而无匠心,判断力绝佳”。[98]凯洛浦藤本人也会唱歌,曾在1902年11月圣安德鲁协会组织的万圣节音乐会上唱苏格兰民谣助兴。[99]1899年维拉(Melchior Vela)离开上海后,他被爱乐协会任命为1899~1900年音乐季的指挥。[100]之前,他也曾指导过上海合唱协会的音乐会活动。[101]1901年底,凯氏还雄心勃勃地将寓沪音乐家组织起来开始了交响音乐会系列,并在12月10日在兰心大剧院举办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在凯洛浦藤的指挥下,由32名业余乐手以海顿的《第九交响曲》开场,先后演奏了盖德、Edmond LeMaigre、圣-桑等作曲家的作品。[102]可惜由于健康的原因,凯洛浦藤不得不于1904年初辞去管风琴师一职回国,1908年4月在英国去世。[103]

凯洛浦藤之后接任上海圣三一教堂管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的是阿瑟·和德(Arthur

Gordon Ward, 1870~1905)。和德1904年3月到沪之前,曾在香港担任英国圣公会圣约翰坐堂(St John's Cathedral)的风琴师和唱诗班长达八年半之久。在香港期间,和德就非常活跃,除教堂本身的音乐活动外,他还兼任香港爱乐协会的指挥和爱美剧社的音乐总监,并于1901年开始了第一届教区合唱节,演出了包括英国作曲家阿尔弗雷德·高尔(Alfred Robert Gaul, 1837~1913)创作的《圣城颂》(Holy City)(Op. 36)等大型合唱作品。和德抵沪后,首先恢复了一些音乐社团的活动,如奥菲斯学会(Orpheus Society)的演出活动,同时他又将因人员流动而停滞的上海爱乐协会重新改组。与他的前任一样,和德自己也举办管风琴音乐会,[104]并在音乐会上和教堂的仪式活动中演奏自己创作的作品。他还被上海合唱协会聘为荣誉指挥。可惜他到上海一年后就染上伤寒,于1905年7月10日去世。[105]

和德之后担任上海圣三一教堂管风琴手兼唱诗班指挥的是一位叫罗纳尔多·哈瑞(Ronald B. Hurry)的英国人。哈瑞在音乐上也有不凡的造诣,同样受到寓沪西人的尊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哈瑞是经由英国作曲家、指挥家、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管风琴师西瑞尔·茹瑟曼[106](Cyril Bradley Rootham, 1875~1938)的推荐,于1909年11月被任命为圣三一教堂风琴师一职的。哈瑞曾是茹瑟曼的学生和助手。[107]除在教会任职外,哈瑞也是活跃在上海乐坛的乐评家。他对歌剧似乎也很在行,1919年由83名演职员组成的俄国大歌剧团到上海巡回演出时,他被美国在上海的主要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特约为音乐评论员。1921年他还曾在美国妇女俱乐部组织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一篇题目为《歌剧与盎格鲁-撒克逊人》("Opera and the Anglo-Saxon")的论文。[108]从1909年12月22日到任,一直到他离开上海,哈氏任圣三一教堂管风琴师也长达12年之久,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哈瑞对维持英国音乐传统颇为上心。他在1922年曾自豪地写道:"圣三一大教堂的合唱团(团员来自教堂所办的男童学校)与女校学生偶尔会在一起演唱英国民歌。整个音乐气氛与英国很相似。"与他的前任一样,哈瑞也尝试过作曲,他为业余音乐爱好者协会创作的一首管弦乐序曲曾在1919年5月被梅百器指挥的工部局乐队公开演奏过。[109]

与哈瑞同时活跃在上海的专业音乐家中还有一位姓杨(R. C. Young)的合唱指挥和管风琴师。他在1911年和1912年的音乐季曾组织并指挥上海爱乐协会演出过数场大型音乐会,演奏了格里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舒伯特等人的交响乐作品。特别是在1911年12月19日晚在兰心大剧院的首场音乐会上,杨指挥的上海爱乐协会管弦乐队和工部局乐队一起演奏了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序曲、海顿《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麦克道威尔(Edward Macdowell, 1860~1908)的两首音诗(Two Tone Poems)《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的大型交响乐作品。[110]在其后于工部局市政厅礼堂举办的另一场音乐会上,杨指挥的交响乐队和合唱队多达241人。演奏和演唱的作品不仅有门德尔松、格里格的管弦乐和声乐作品,还包括了英国作曲家科勒锐志-泰勒(Samuel Coleridge Taylor)的康塔塔《海华沙的婚宴》和哈瑞的作品《C大调前奏曲》。[111]哈瑞1922年4月离职后,R. C. Young接替他在圣三一教堂风琴师和唱诗班指挥的职位。[112]

三、早期寓沪外侨音乐组织

早期寓沪外侨音乐组织除了以上提到的上海爱乐协会、上海万国商团乐队等,还有上海合唱队、德侨日耳曼歌唱团、爱乐合唱团、德国音乐会俱乐部、管乐协会和合唱协会等。早在1859年以前,寓沪德国侨民就成立了自

己的合唱组织"日耳曼歌唱团"(Germania Singing Club)。[113]至晚在1864年,上海租界已经有小型合唱队和四重唱组的存在并有时常演出的记录。《北华捷报》1864年10月就有"上海声乐四重唱团"(The Shanghai Vocal Quartette Club)与来访音乐家在"奥林匹克剧院"联合举办"声乐、器乐音乐会"的广告(见下图)。[114]以上提到过的上海爱乐社也成立于1864年,[115]比英人爱美剧社的正式成立还早了两年。

NOTICE.
AMATEUR-CONCERT,
IN AID OF THE REPAIRING FUND OF THE HONG-QUE FREE EPISCOPAL CHURCH.
THE SHANGHAI VOCAL QUARTETTE CLUB
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MARQUIS ...., Esq.,
WILL GIVE A
Vocal and Instrumental Concert,
ON
SATURDAY EVENING,
The 5th November, 1864,
IN THE
OLYMPIC THEATRE
at the back of the "Shanghai Club."
PROGRAMME:
FIRST PART.
[illegible]
SECOND PART.
[illegible]
Doors open at 8.30 P.M. To commence at 9.
Reserved Seats .... $3.
Back .... $2.
Tickets may be had of Messrs. H. Fogg & Co., or Messrs. Hall & Holtz, at the doors on the night of performance, and of
A. A. HAYES, JR.
HERBERT COPE.
o 527　　Shanghai 29th Oct., 1864.

在沪的西侨,也不乏水平比较高的业余音乐团体,特别是德国侨民,早在1859年前,德侨就成立了自己的合唱组织"日耳曼歌唱团"(Germania Singing Club)。[116]1859年3月《北华捷报》就有该团协助来访音乐家演出的广告。[117]1865年10月就成立的寓沪德侨"协和俱乐部"(The Concordia Club)"以在凉爽的季节为上海西侨社团提供高雅的音乐和戏剧娱乐而深受欢迎"。1867年,该俱乐部甚至在自己的地盘建了自己的小剧场,[118]"每个季节都在这里提供很高水平的文娱节目"。[119]寓沪德侨的音乐活动并非局限于德侨之间,在上海的其他西侨也深受其泽。"他们喜欢好的音乐,一些美国或英国客人偶尔也会来听他们的音乐会。"[120]

1870年代初成立,由豪格库司特(Hogquist)领导的德侨"爱乐合唱团"(Liedertafel)在上海滩也很活跃,[121]他们除积极参加当地社团的演出外,[122]还经常协助来上海巡演的专业音乐团体演出。如1876年7月,英国歌剧团在沪演出韦伯的《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时,德侨"爱乐合唱团"不仅提供了男生合唱《猎手之歌》("Huntsmen's Chorus"),剧中守护官库诺(Kuno)一角色也是由寓沪德侨扮演的。[123]1889年5月,以澳大利亚女高音舍尔文(Amy Sherwin)为头牌的舍尔文歌剧团来上海演出《浮士德》时,担任合唱任务的由16位男士组成的歌唱队也是由舍尔文的德国人丈夫将寓沪德侨声乐爱好者组织而成的。[124]1882年6月,上海外侨在兰心剧院举办音乐会,寓沪德侨"爱乐合唱团"献上了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康拉丁·克鲁彻(Conradin Kreutzer, 1780～1849)的多声部歌曲"主之盛日"(*Das ist der Tag des Herrn*)。[125]1890年1月舒勒女士(Madame Schuler)和特斯恰克教授(A. Terschak)举办告别音乐会时,他们也奉献了两首荷兰早期民歌。[126]

1901年秋天成立的"德国音乐会俱乐部"(Deutscher Konzert Verein)对上海外侨的

音乐生活也有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提高上海外侨的音乐欣赏水平上,该社团的贡献尤为突出。[127]该组织的宗旨是集结所有在上海的音乐人才,定期为公共租界的西侨提供高水平的音乐节目。一开始时,该俱乐部主要于冬季在上海共济会礼堂演出,后来因为深受听众欢迎而不得不移往大一点的兰心大剧院,再后来又干脆改到工部局市政厅。“德国音乐会俱乐部”虽然成立较晚,但非常活跃,也很有组织性。到1909年时,已有演出30场音乐会的记录。[128]在提高外侨的音乐水平上却起到了比其他早期社团更大的作用。[129]

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上海还有以上提到的上海爱乐协会、管乐协会和一个合唱协会(Choral Society)。[130]爱乐协会的会员包括英、美、法、德、俄、意、荷、西班牙等国人,演奏过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古诺、盖德(Niels W. Gade, 1817~1890)、瓦格纳和其他作曲家的管弦乐和歌剧作品。

寓沪西侨的这些音乐组织也和来访的音乐家合作演出。如舒曼之妻卡拉拉·舒曼的高足盖斯纳尔(Frau Gessner)20世纪初来上海演出时,就同“德国音乐会俱乐部”合作演出过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协奏曲》、比才的《小组曲》、圣-桑的《死之舞》和《大洪水前奏曲》(*Prelude du Deluge*)。1894年成立的上海西侨合唱协会,虽然深受歌手不足等困难的干扰,但仍将亨德尔全套《弥赛亚》、门德尔松《祈祷颂》(*Hymn of Praise*)等搬上上海的舞台。[131]

上海西侨业余音乐组织的纯音乐活动虽然没有演剧活动那样活跃,但至迟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沪的西侨音乐爱好者就开始组织自己的音乐会。早期的音乐会除了自娱外,也为救灾和慈善事业募捐。如1863年4月17日,上海的音乐爱好者们就为英国兰卡郡救灾举办了一场募捐音乐会。值得注意的是,当日在音乐会上表演的节目除了德、奥作曲家的经典器乐作品外——如莫扎特的《弦与四重奏》、贝多芬的《E大调弦乐三重奏》、《艾格蒙特》序曲、韦伯《魔弹射手》选曲、门德尔松《弦乐交响乐》选段、弗洛托(F. von Flotow, 1812~1883)歌剧《亚历山德罗·斯特拉代拉》(*Allessandro Stradella*)中的《幻想曲》外,还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作曲家的独唱和合唱歌曲,如英国作曲家毕绍普(Sir Henry Bishop, 1786~1855)的歌曲《看林人吹响欢快的号角》(*Foresters sound the cheerful horn*)、无伴奏合唱曲《睡吧,温柔的妇人》(*Sleep gentle lady*)、威廉姆·豪斯里(William Horsley, 1774~1858)的无伴奏合唱曲《卡利亚的藤架旁》(*By Calia's Arbour*)、歌曲《古战车颂》(*See the chariot at hand*)、奥地利作曲家黑因里奇·普罗奇(Heinrich Proch, 1809~78)的歌曲《丛林的深影下》(*Within the grove's deep shadow*)、爱尔兰作曲家威廉姆·华莱士(William Vincent Wallace, 1813~1865)的歌曲《敲钟者》(*The Bellringer*)等。[132]

上海的西侨音乐爱好者也为宗教事业义演。1864年11月5日,“上海四重唱团”为虹桥圣公会教堂救主堂修缮举办募捐音乐会。当晚演出的节目不仅包括当时经常演出的曲目,如毕绍普、豪斯里等英国作曲家的声乐作品,还有19世纪德国作曲家的一些重唱作品——如菲利普·希欧彻尔(Philipp Friedrich Silcher, 1799~1860)的四重唱《磨坊主之女》(*The Miller's Daughter*)、佛理德里奇·库根(Friedrich Wilhelm Kücken, 1810~1882)的无伴奏合唱《士兵之爱》(*Soldier's Love*)、瓦伦汀·贝克尔(Valentin Eduard Becker, 1814~1890)的合唱进行曲《同伴们,振作起来!》(*Cheer Up Companions*)。此外,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弄臣》中的二重唱,及其他一些著名歌剧选曲,如根据贝里尼《梦游女》选曲改编的钢琴与风琴二重奏、根据唐尼采蒂《鲁克蕾莎·波吉亚》改编的钢琴和

长笛二重奏、根据华莱士的歌剧《勒琳》(*Lurline*)选曲改编的钢琴和风琴二重奏等也在演出的节目之内。[13]

慈善募捐外,上海的外侨音乐爱好者也在节庆日时表演节目。如1865年2月15日,上海外侨"义勇队乐队"就与"上海业余四重奏组"(Shanghai Amateur Quartette Club)合作在上海俱乐部举办过"每年一度的义务音乐会"。所表演的节目种类丰富,有歌舞表演,也有演奏器乐曲;有小提琴独奏,也有管乐齐奏。[14]

早期外侨的音乐会活动虽然以面对西人为主,与华人关系不大,但也不乏华人参与的例子。《字林西报》1879年1月6日的报道中就载有"两位年轻的中国女士"在"戒酒会会堂"每两周举办一次的音乐会上"极妙地弹奏钢琴二重奏"的消息。[15]

演剧、音乐会、社交外,跳舞也是上海外侨最乐于参与的娱乐活动。英国商人詹姆斯·道(James Dow)在提到他1851年12月参加的一个音乐舞会时,注意到"一台走音的钢琴并没有妨碍上海英侨展示自己歌喉的热情"。[16]絮贝尔也提到1867年2月上海共济会会员主办的一次大型舞会,"凡是军官都受到邀请……将近午夜,跳卡祖查舞(原注:一种用响板伴奏的西班牙舞蹈)时,二十几个英国人不知道,还在跳华尔兹。到深夜两点,康康舞达到高潮,而那些英国人已经腿脚发软,再也不跳了。"[17]

不仅寓沪的西人举办舞会,一些思想开放中国官员也利用舞会联络与西方人的感情。早期华人办舞会,一般都西人乐队奏乐。如1897年7月就任上海道台的蔡钧(1897年~1899年在位)就借为慈禧太后"万寿庆典"的机会,于1897年11月4日在上海洋务局举办过一次有中外五百余人参加的盛大舞会,一直持续到次日深夜两点才结束。据当时亲历舞会的法国外交官记录,当晚的舞厅"设有平台一座,则奏乐西人在焉。"[18]

结 语

从以上的例证可以看出,上海开埠后寓沪西人的西洋音乐活动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已开始,1860年代则已丰富多彩,到1860年代末期,不仅有专业乐人在上海出现,各类音乐社团在上海的演出活动也颇频繁。在声乐方面有独唱、重唱、合唱;器乐方面有室内乐、键盘乐、交响乐。其中独唱、合唱、钢琴、小提琴到19世纪末时已较普及。西方的各式歌剧以及音乐剧,自上海开埠伊始也已在上海租界的舞台上出现。就音乐社团而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上海的已有上海爱乐协会、管乐协会和合唱协会。爱乐协会的会员包括英、美、法、德、俄、意、荷、西班牙等国人,演奏的曲目包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曼、古诺、盖德和其他作曲家的管弦乐作品。

西方的各类音乐季也早在1860年代在上海出现。到1880年代,连19世纪下半叶起源于英国的"叙事歌音乐会"(Ballad Concert)这种音乐会形式也已被引进到上海。1901年底,任教堂管风琴师西人音乐家甚至雄心勃勃地将寓沪音乐家组织起来开始了交响音乐会系列。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寓沪外侨的音乐会活动虽然以西人为主,但华人接触西乐的例子在上海开埠伊始就有,华人参与西乐活动的例子也早在1870年代末出现。

注释:

① 本文为笔者上海开埠后租界外侨音乐活动研究系列文章之二。文章之一《晚清上海租界外侨音乐活动述略之一(1843~1911)——早期外侨社团演剧活动中的音乐》见《音乐艺术》2015年第2期。关于上海19世纪教会音乐生活本人也已另外著文,见宫宏宇《上海开埠后教会音乐活动研究》,载《音乐艺术》,2014年第2期。

②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6卷,第5页。

③ J. H.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Being Historical Notes about Foreign Life in China, Vol. 1: Thalis and Terpsichore on the Yangtze: Foreign Theatre and Music in Shanghai 1850 - 1865*, Amsterdam, 1993, p. 2.
④ 同①,第5页。
⑤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28, 1852, p. 30.
⑥《万特里之龙》由英国作曲家、诗人、剧作家亨利·凯瑞(Henry Carey, 1789~1743)编剧,是一出模仿戏弄亨德尔音乐的幽默型轻喜歌剧。该剧1737年5月10日在伦敦首演时,曾轰动一时。是继喜剧轻歌剧《乞丐的歌剧》(*The Beggar's Opera*)(1728首演)之后,反嘲意大利歌剧传统的最受欢迎的英国滑稽轻歌剧之一。参见Kurt Gänzl, *The Musical: A Concise Histor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9.
⑦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31, 1852, p. 29.
⑧ 同⑦, May 3, 1851, p. 2.
⑨ 同⑦, March 25, 1853, p. 33.
⑩ 同⑦, p. 11.
⑪ Latrator "Inconsequences",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0, 1936, p. 341.
⑫ H.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p. 51.
⑬ Joseph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Zi-ka-wei, près Chang-hai: Impr. de l'Orphelinat de Tóu-sè-wè, 1914, Tome II, p. 81.
⑭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me II, p. 272.
⑮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卷2,第279~281页。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me II, p. 264.
⑯ M. Le Baron de Hübner, *Promenade au tour du monde* (Paris, 1873), translated by Lady Herbert as *A Rambl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4), Vol. 2, p. 195.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me II, p. 273.
⑰ 艾赛沃《拯亡会修女在中国》,顾裕禄译,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280页。
⑱ "Music Entertainment at St. Joseph's Institution",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29, 1882.
⑲ "Concert at the Institution St. Joseph",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3, 1888.
⑳ Ernest O.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40, p. 98.
㉑ 同⑲。
㉒ *The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23 July 1872.
㉓ 王韬《漫游随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51页。
㉔ 王韬《蘅花馆日记》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参见刘善龄《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29页。
㉕ 哥老司1822年5月17日出生在荷兰多德雷赫特(Dordrecht),1860年到1873年任荷兰驻上海总领事。详见Joshua A. Fogel, *Articulating the Sinospher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Space and Tim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7~60.
㉖ 亨利·絮贝尔《中国通讯(1866~1867)》,袁树仁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6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7页。
㉗ 同㉖, 第13页。
㉘ 同㉖,第40~41页。
㉙ 图尔斯(Berthold George Tours, 1871~1944) 1893年为英驻华使馆翻译生,1895~1899年任助理领事。1906年调任镇江领事,兼管德、法、奥三国事宜。1913年调任南京领事,1923年升任济南总领事。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辑《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80页。
㉚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21, 1904. 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2.
㉛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1, 1904; November 11, 1904; February 2, 1905.
㉜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6, 1904.
㉝ Christopher Bo Bramsen, *Open Doors: Vilhelm Meye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eral Electric in China*, Curzon Press, 2001, p. 61. 乐斯劳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法学院,在1904年1月被任命为丹麦驻海总领事之前,曾任丹麦驻伦敦副领事。1924年死在上海,葬在Bubbling Well Cemetery,即静安寺"外国坟山"。见http://www.findagrave.com/cgi-bin/fg.cgi? page=gr&GRid=119070559(Accessed 02/07/2015)
㉞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 1904.
㉟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24, 1905.
㊱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7, 1905.
㊲ 韩国鐄《阿里嗣小传》,载《韩国鐄音乐文集》第一卷,乐韵出版社,1990,第156页。关于阿里嗣在中国海关的履历,参见见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07)》卷三,中华书局,1990~1995,第193页,编者注。
㊳ J. A. van Aalst, *Chinese Music*,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4. 关于阿里嗣与中国音乐,可参见宫宏宇《晚清海关洋员与国际博览会上的中国音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

㊴ "The Smokeless Concert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30, 1892, p. 607.

㊵ "Shanghai Philharmonic Society'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4, 1892, p. 280. "Report of the Shanghai Philharmonic Society",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30, 1892, p. 484.

㊶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s Smoking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22, 1892, p. 81.

㊷ "Signorina Belinfante'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4, 1895, p. 790.

㊸ Guy Brossollet, *Les Francais de Shanghai, 1849－1949*, Paris: Belin, 1999, p. 210.

㊹ 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载《韩国鐄音乐文集》第四辑，乐韵出版社，1999，第 141 页。

㊺ David Whitewell, *Berlioz on Bands*, Austin: Whitwell Books, 2012, pp. 6～7.

㊻ J. Rémusat, *Airs varies, flute, piano*, Boston: J. White, c1892.

㊼ Jean Rémusat, Alphonse Leduc, Thies Roorda, Rossini, *La cenerentola: fantaisie élégante sur un thème de Rossini; pour flute et piano* (Amsterdam: Broekmans en Van Poppel, 1991). 当代著名长笛演奏家 Catherine Sarasin 就常演奏雷慕萨的长笛曲。

㊽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 51. Han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11.

㊾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1, 1880, p. 231.

㊿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1, 1880, p. 231.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 51.

○51 Guy Brossollet, *Les Francais de Shanghai, 1849－1949*, Paris: Belin, 1999, p. 210. 曹胜梅《寓沪法侨的艺术生活（1865～1947）》，载《档案与史学》，2004 年第 5 期，第 56 页。

○52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12, 1874.

○53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29, 1874.

○54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12, 1874. 关于贝多芬作品在中国的最早的出现，见宫宏宇《贝多芬在上海（1861～1880）》，载《中国音乐学》，2016 年第 1 期。

○55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28, 1878.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1, 1880.

○56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7, 1879.

○57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4, 1879.

○58 Han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11.

○59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1, 1873, (December 9, 1875).

○60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31, 1872.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1, 1873.

○61 "M. Resusat's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1, 1873.

○62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7, 1873.

○63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7, 1878.

○64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28, 1878.

○65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 1878.

○66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26, 1874.

○67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5, 1878.

○68 *North China Herald*, May 9, 1874.

○69 *North China Herald*, May 19, 1877.

○70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1, 1880.

○71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21, p. 429.

○72 关于上海圣三一堂的管风琴的来由、历任琴师以及与上海早期音乐活动的关系，笔者已详细论及，此不赘述。详见宫宏宇《上海开埠后教会音乐活动研究》，载《音乐艺术》，2014 年第 2 期，第 53～54 页。

○73 G. B. Fentum, *The Passions: An Ode for S. A. G. B. and Pianoforte*, Melbourne, 1891.

○74 *The Musical Times*, May 1, 1865, p. 61.

○75 *The Straits Times*, 20 November 1865. *The Musical Times and Singing Class Circular* 12, May 1, 1865, p. 61. *The Straits Times*, 12 August 1965.

○76 Phan Ming Yen "From 'Pioneer Town' to a 'Cosmopolitan City': Music from 1866 to 1899", in *Singapore Soundscape: Musical Renaissance of a Global City* edited by Jun Zubillaga-Pow and Ho Chee Kong,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4, pp. 26～27.

○77 Review of a concert given on 2nd May 1868 reported in the *Strait Times*, cited in Phan Ming Yen, "Music in Empire, Western Music in 19th Century Singapore through a Study of Selected Texts", MA The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04, p. 139.

○78 同○76，第 27 页。

○79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书店，1935，第 238 页。*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 Shanghai Mercury, 1902.

○80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24, 1876.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4, 1878.

○81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3, 1880. April 4, 1878; May 25, 1883.

○82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9, 1886.

○83 *The Argus* (*Melbourne*), April 14, 1890, p. 6. *The Argus*, January 16, 1893, p. 7.

○84 W. A. Carne, *A Century of Harmony: The Official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Royal Melbourne Philharmonic Society*, Melbourne: National Press, 1954, p. 74.

○85 *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 Shanghai Mercury,

1902, pp. 18~22.《上海研究资料》,第238页。
⑯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外国人来华人名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72~273页。
⑰ *The Jubilee of Shanghai, 1843 - 1893: Shanghai Past and Present and a Full Account of the Proceedings on the 17th and 18th November, 1893*,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3, p. 42.
⑱ F. L.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Musical Times*, October 1, 1904, p. 643.
⑲ 同上注。
⑳ 同⑰,第41页。
㉑ *North China Herald*, September 11, 1909.
㉒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22, 1889.
㉓ *North China Herald*, May 11, 1889.
㉔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9, 1893.
㉕ 学界一般认为音乐出版商约翰·布西(John Boosey)于1876年在英国始创"叙事歌音乐会"传统。见 Michael Kennedy, Tim Rutherford-Johnson, Joyce Kennedy ed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Mus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9. Derek B. Scott, *Sounds of the Metropolis: The 19th Century Popular Music Revolution in London*, New York, Paris and Vien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5~37.
㉖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27, 1899.
㉗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22, 1889.
㉘ "Mr. Crompton's Ballad Concert",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20, 1899.
㉙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30, 1899.
⑩⓪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5, 1902.
⑩① "The Shanghai Choral Society", *North China Herald*, May 28, 1897.
⑩②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18, 1901.
⑩③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0, 1908.
⑩④ "Mr. Ward's Organ Recital", *North China Herald*, May 19, 1905.
⑩⑤ "The Late Mr. A. G. Ward",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14, 1905. 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08, p. 330.
⑩⑥ 关于茹瑟曼其人其乐,可参见 A. J. B. Hutchings "The Music of Cyril Bradley Rootham", *The Musical Times*, January 1938, pp. 17~22.
⑩⑦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13, 1909.
⑩⑧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15, 1921.
⑩⑨ R. B. Hurry "A Far-Eastern Gateway", *Music and Letters* 3.4, 1922, pp. 376~367.
⑪⓪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1, 1911.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9, 1911.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23, 1911.
⑪① *North China Herald*, March 9, 1912.
⑪② *The Musical Times*, April 1, 1922. *The Musical Times*, November 1, 1924, p. 1022.
⑪③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12.
⑪④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29, 1864, p. 174.
⑪⑤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 51.
⑪⑥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12.
⑪⑦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p. 100.
⑪⑧ 关于德国"协和俱乐部"之肇始及演变,见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p. 388~390.
⑪⑨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 46.
⑫⓪ Hauser, *Shanghai: City for Sale*, p. 69.
⑫① Lang,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p. 51.
⑫②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13, 1871; December 5, 1872; January 30, 1873; December 7, 1876.
⑫③ "Travel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 1842 - 194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y 13, 1876, Ph. D dissertati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97, p. 60.
⑫④ Huang "Travelling Opera Troupes in Shanghai: 1842~1949", p. 100.
⑫⑤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3, 1882.
⑫⑥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4, 1890.
⑫⑦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20, 1901; March 26, 1902; December 9, 1904; February 17, 1905.
⑫⑧ *North China Herald*, February 6, 1909.
⑫⑨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p. 391.
⑬⓪ *North China Herald*, June 21, 1895.
⑬① Crompton "Music in Shanghai", pp. 642~643. 韩国鐄《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第139页。
⑬②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8, 1863.
⑬③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North China Herald*, November 5, 1864, p. 66.
⑬④ Haan "The Sino-Western Miscellany", *North China Daily News*, February 25, 1865, p. 70.
⑬⑤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anuary 6, 1879.
⑬⑥ Robert Bickers, *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 London: Allen Lane, 2011, p. 227.
⑬⑦ [法]亨利·絮贝尔《中国通讯(1866~1867)——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第9~10页。
⑬⑧《上海道蔡观察柬请西人跳舞恭祝万寿纪》(译《中法新汇报》西十一月初六日),《经世报》,第12册(1897年11月发行)。转引自闵杰《清末新式娱乐活动》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1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9页。

Analysis/Research

Remembrance/Recollection